

■ 流年碎影

练潭的龙舟

刘双五

桐城县西乡双港铺人,往省城安庆去,不想赶累人的早程,从东北方向三华里处木闸坐船,必要经过叫西峰庙、张家枫树、小张寨、舒坦和牛车的几个村落。居民多姓石姓袁姓张姓潘姓舒。安庆城在东南下游九十里处长江边,乡下人称为下省去,“下”字在本地方言中念“h à”。正同本地人将“上街去”中的“街”字念作“g ā i”一样,是南方人中常见古老读法。

沿路是平常的风景,路过张家枫树,一棵巨大古枫香,主干中空,常有人摆张木桌子在中空树干中推天九牌玩,夏天的时候,八九个人在里面纳凉休息,也不显得拥挤。见此情形,你不能不啧啧称奇,赞叹岁月的沧桑和生命力的顽强。眺望东北方,一丛低山,是本地人平日里每天必见到的山,大、小横山,如相依相偎的兄弟,正似在携手向你奔来。大、小横山间,一片白花花湖水,大约有好几千亩大,本是菜子湖的一部分,这湖水即是当地人口中所称高赛湖。再往东数里,便是长江北岸著名水码头练潭。

南风拂面,初夏的大太阳临空照着,你能感到它的火辣辣威力。布谷声声,催促人们开演一场夏收夏种割麦插禾的忙碌大戏。

篷船驶进练潭长河码头,恰当端阳。

糯米粽、新麦粳,拿到大太阳下晒的雄黄酒,用腊月里融雪水腌制,臭烘烘让人难以下咽的咸鸭蛋,为本地人端阳日必吃食物。作风老派的乡下人,这日必杀鸡宰鹅宰鸭,割悬在木梁上的老腊肉,同黄鳝同煮,必香掉人鼻子。插艾蒲,挂钟馗,竞龙舟。一切照老规矩。一些愚憨乡下人,这日会做出一些奇奇怪怪事,躲家中不出门,不说话,不下生水,不见生人,叫做“躲端阳”。有小孩子的人家,以雄黄酒在小孩子额头画“王”字,颈脖间、脚踝处挂香包,系五彩丝线,戴雪白明晃晃大银项圈、大银脚圈。有的人家将小孩子搁置木盆中,让吃从淤泥底下挖出来的隔年的老菱角,吃翠如碧玉新罗汉豆。

此外,但凡家中和亲戚六眷中遇有初次过节的小孩子,必要扯上几尺花布做抱兜,称“端午布”,尺寸是三尺六或四尺六。

上了充满牛粪桐油气味的水码头,耳里哗哗地还在响水浪流水的声音,腿脚轻飘,仿佛仍置身篷船中。

那分别取名并用红黑二色写上扁方体字“水”“秀”“山”“辉”的四扇杉木大木栅门,早已洞开,朝东的“水”字门正对长河,河中一字排开数十条龙舟,来自桐、怀两县,每条长过丈余,船身狭窄,用新桐油油得明黄照眼,上有年轻精壮浆手、舵手、鼓手、锣手。扎土布头巾,着红、蓝、紫、黄、绿、白各色马甲,人在舟上,舟在水上,分外醒目。

熙攘人流中,杀猪人用大板斧剁肉的屠店,卖鲜活肥美湖鱼的摊子,卖艾草菖蒲草摊子,酒楼茶馆客栈,家家门楣上高插带草木香味的新砍艾草菖蒲。米粮铺子大陶缸盛大缸菜籽油、茶籽油,粗麻袋装糖大块咸盐,竹蔑箩筐里堆耸本地产的白花花大米,颗颗晶莹剔透,如雪如玉。酒坊糟坊挤满沽酒人。花衣庄有白脸长身妇人,售卖两丈余长官青布,夏布。在在证实,一度为本邑“汤枳孔练”四大镇之首的这个镇子,自古为鱼米之乡实至名归。石板街上几条膘肥体壮大狗,毛色美丽,不叫不吠,不紧不慢,杂在人流中,悠闲自在。那水作铺门前抽黄烟的老人,正在气呼呼与人争论:“你莫再说,你莫再说!多说无益!”皓然白首,身体依旧那么硬朗,脾气仍那么火爆。

龙舟竞渡大戏开演时,湾里泊定彩船,码头、长河岸挤满看端阳龙舟竞渡的人。求子求福求寿求财人家,满怀虔诚,沿河摆放香烛表纸鞭炮长案。长托盘码放凌罗绸缎,折叠得工工整整,是为抢梢夺魁龙舟而设。有人在燃放噼里啪啦作响一仟响两仟响炮仗。锣鼓声,呐喊声,喝彩声,声声震天,撼人心魄。

■ 儿女情长

又见槐花

汪涛

公的神仙爱情羡慕不已,也为董永与七仙女的天人相隔而扼腕叹息。年少时的我,常搬着竹椅坐在家门口的槐树下,在四溢的香气里捡拾散落的槐花儿,用红丝线串起来,做成手链,送给爱臭美的堂姐……

槐花能吃。我中考那年,农历四月初的样子,放学回家,看见母亲捋来好多的槐花,放在竹箬里,活像一只只跳动的白蝴蝶,展翅欲飞。母亲细心地挑出脆嫩的花,洗净,开水中焯过。热锅冷油,再放入槐花,打散的鸡蛋。不一会儿,一盘嫩白金黄的槐花炒鸡蛋就端上了餐桌。我举筷前,母亲说吃了槐花炒鸡蛋就会高中的话!我不明白只读了三年级的母亲为何把槐花与考试扯上了关系,但我深切地知道,母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意希望我念出书来。前不久拜读了东坡先生进京赶考时

写的“粗缯大布裹生涯,腹有诗书气自华。厌伴老儒享瓠叶,强随举子踏槐花”,才明白“槐花黄,举子忙”的掌故。现在想起来,母亲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。

槐树木质耐用结实,耐腐蚀强度大,适合做桌子、板凳等家具,也可做锄头、铁锹、斧头等器物的柄。犹记得父亲使用好多年的一把铁锹,光滑锃亮的木柄就是用槐树做的。我曾用它和过泥,铲过沙,特别顺手。殊不知这锹柄浸润了父亲多少的汗水,也不知被父亲粗糙的大手抚摸了多少回。

看着朋友圈里晒的槐花鸡蛋饼、槐花饺子,少年时那熟悉的味道,那份清香甘甜,带着殷殷的温情,又浸湿了我的舌尖……我带的毕业班孩子们马上要中考了,城里的槐花快谢了,不知家门口的槐花可还在盛开?想起明天是母亲的生日,我又可以回家了。

■ 口舌之间

蕰 儿

许菊红

今年首次登投子山,已然初夏时节,晨风徐徐吹过,尚有些许微凉,空气中裹挟着金银花、樟树花以及一些野花的香味,深吸一口,沁入肺腑,惬意至极。行至半山腰处,偶然瞥见路旁一片红通通的果子,凑近一看,果真是蕰儿,颗粒饱满透红,十分诱人,登山途中边摘边吃,美美地饱食一顿。路过行客问我:这“蛇蒙子”能吃么?我笑答:是蕰儿,我

们山里娃从小当零食吃的。眼见大片熟透的蕰儿,无法一一填入腹中,又不忍放弃,于是,随手拔一根野麦草,串起“蕰儿串子”。

生于1970年代的山里孩子,物质生活相当贫乏,但因家长专心务农,无暇问及放养模式,孩子的童年充满无穷乐趣。那时,“零食”是我们不曾知晓的一个词,但广袤的大自然、物产丰富的大山总带来惊喜,每

年四五月间,正是山花烂漫、野果成熟的季节,其中最可口的就是“蕰儿”。据《本草拾遗》:蓬蘽,其类有三种,四月熟,甘美如覆盆子者是也。

一切可以采食的野果都是我们的零食,沟渠堤坝、田埂地头不仅是撒欢的天堂,更是采摘蕰儿的乐园。村前屋后、坡上山下、崖边塘拐,每一个长有蕰儿的地方,都不会被我们遗漏,我们低着头弯着腰,不放过每一个成熟的蕰儿。每摘到蕰儿后,彼此之间相互比较,神气地炫耀着。有的孩子喜欢慢慢品尝,扯一根野麦草串成个蕰儿串;有的孩子馋得口水滴,眼睛又尖,刚瞥见蕰儿丛中一点红,早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摘。一些蕰儿丛,一天中要被孩子们来来回回扒拉无数回,往往你刚刚找一遍,我又来寻一回。橘黄的蕰儿等不到红透就被摘掉,想吃到一两颗熟透的蕰儿,需要相当好的运气,大人们笑骂道:“好吃的呀,喉咙眼里伸毛爪,等不到老爷上堂。”

我从小怕酸。在吃蕰儿的季节里,村庄周围所有蕰儿丛在小伙伴瞪圆眼睛一遍遍紧密梳理后,根本就摘不到甘甜熟透的一粒蕰儿。好在蕰儿最容易成熟,它在初夏阳光的照耀下,几乎经过一夜就由黄变红了。于是,馋嘴的我在夜晚入睡前央求母亲:妈,明早我不烧锅,去摘蕰儿。

